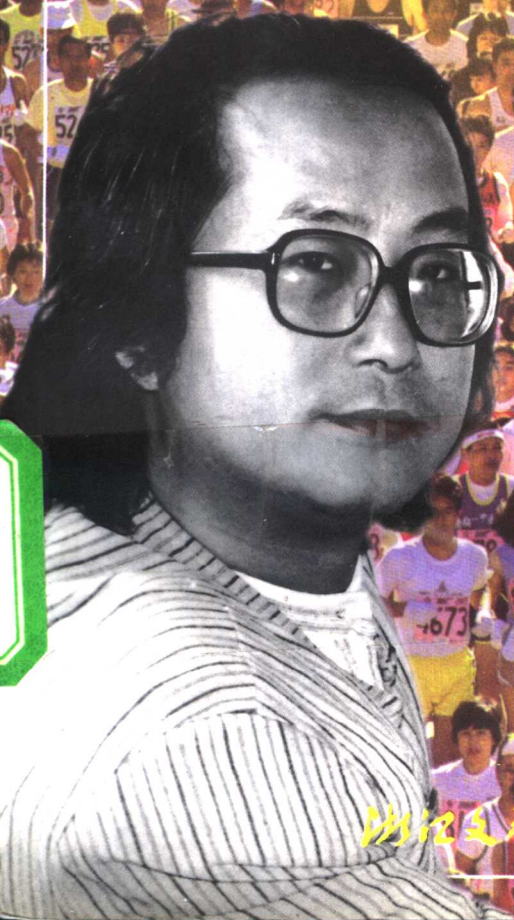


吴亮话语

观察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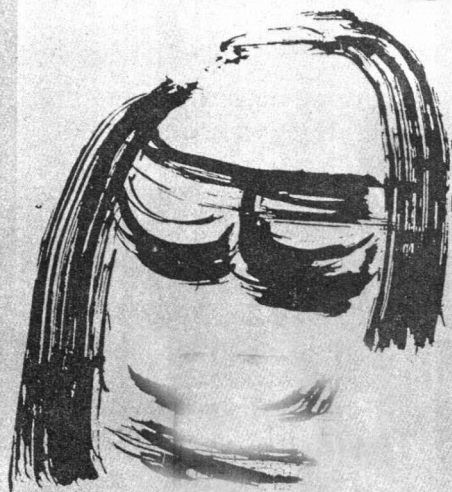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I267/428

吴亮话语

观察者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391117

SAD1563

责任编辑:曹 洁 李庆西

装帧设计:梁 珊

吴亮话语·观察者说

吴 亮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千岛湖环球印务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62000 印数 00001-10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539-0913-5/I · 842 定价:10.50 元

前 记

有个人在路灯下寻找他丢失的钥匙，可是他一无所获。另一位过路者问他：你能肯定你的钥匙是丢在这里吗？那个找钥匙的人回答说：我不能肯定。问题是，只有这里有灯光。

我们都是依赖着既有的灯光去观察世界的，包括一把小小的钥匙。如果我们观察到的事物不多，责任并不在我们。换句话说，假使我们在灯光下找不到钥匙，也不应当说钥匙没有丢失。因为钥匙一定在黑夜中的某处，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

还在许多年之前，我就在一些场合称自己是个“观察者”了。那时我已经明白，对所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物进程、问题和情况，对它们的判断、干预和影响，写作者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实际上，写作仅仅表明一种兴趣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真理的揭示——写作的优越性，绝不在于它的持有者的自信。相反，写作常常是迟疑的、迷惑不解的甚至是深感渺小的。写作并不总能介入到世界中去，除了它自身的微弱，还因为世界过分热衷它自己的问题与逻辑，没有时间来聆听写作的声音。在多数时间里，写作是不被重视的，

随时遭湮没的，当然也是可有可无的。每一种特殊的写作只对写作者自己才产生重要性，顶多被他的家人、朋友或某个特定圈子的读者所了解。历史上，的确也有过不少显赫一时影响广泛的写作，其中虽有伟大之作，但是不少谬误妄说亦因此流传开来，以至后世的人们为了肃清它们的遗毒伤了不少脑筋。

虽说我是个观察者，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比别人看到得更多，说不定还正相反。但是，观察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我们周围有不少人，他们见多识广，跑了许多城市和国家。不过他们看到的東西不见得比我们从廉价明信片上看到的東西更多。

我观察我遇到的，观察我身边的。那些遥远的事物，让那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或彼地的社会学家去观察好了。我没有办法跑到另一条街，在另一盏路灯下去寻找我丢失的东西，或者说，寻找我熟悉的东西。生活在一个既有的空间中，并在那里写作，写下他的观察，不企图发现真理，只是希望发现疑问；在时间的宿命中看到短暂的事物存在，对它们表示敬意，同时又对更为短暂的各种人为观点提出异议——这是观察者仅有的能力。

这个世界不管有没有我们，它都照样存在着。可是由于我们的观察，世界开始向我们“呈现”出来。如同我们走近一幅画，并且朝这幅画凝视，它才向我们的眼睛敞开。不错，观察就是使那些令我们感兴趣的事物向我们呈现，向我们敞开。花样繁多的世界在数量上的增长，无助于我们的眼

睛。我们的目光在世界的表层匆匆掠过。当眼睛成为追逐的奴隶，它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如今各种观察报告层出不穷，传来千万种消息，人们反而不注意眼皮底下的真切存在。事实上，生活并不在遥远的彼地，你只要低头观察，就会发觉一切都围绕在你的近旁。你用一盏灯，就能照亮它们。

进入我们视域的，是我们生存的全部。在这里，丰富和匮乏没有区别。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寓言——灯光下一无所有不是路灯的过错，至少它告诉你，钥匙不在这儿。

吴 亮

1996 年 3 月

目 录

CONTENTS

- 1 前 记
- 3 迷失在人流中
- 7 回到熟人中间去
- 10 面 具
- 14 城市假面舞会
- 19 无背景的人
- 22 摒弃传统 重建价值
- 25 初秋的惊奇
- 30 俱乐部的体验
- 35 他人是镜子
- 41 邂逅的力量
- 49 等待自己的声音
- 52 噪声中的孤寂
- 55 观看人工环境
- 58 物的帝国
- 63 城市印象
- 71 论大众文化
- 77 论小众文化
- 82 证书和迷信
- 85 商标傀儡
- 90 从“商标傀儡”到

目 录

CONTENTS

“证券统治”

- 94 对广告神的追问
- 101 被技术固定的人
- 104 终生职业和余暇补偿
- 108 现代家庭之困扰
- 112 老式家庭的式微
- 114 三种人际圈
- 117 社会服务之后果
- 120 返回家庭
- 126 谬妄的幻象世界
- 128 信息无助于我们
- 130 我为何一事无成
- 132 失去耐心的人
- 134 永远做不完的事
- 137 空间漫步
- 141 魔 匣
- 145 冥想时间
- 149 有关时间的对话
- 153 时间之妖
- 156 芜杂的语言
- 160 我的朋友如是说
- 166 放逐色彩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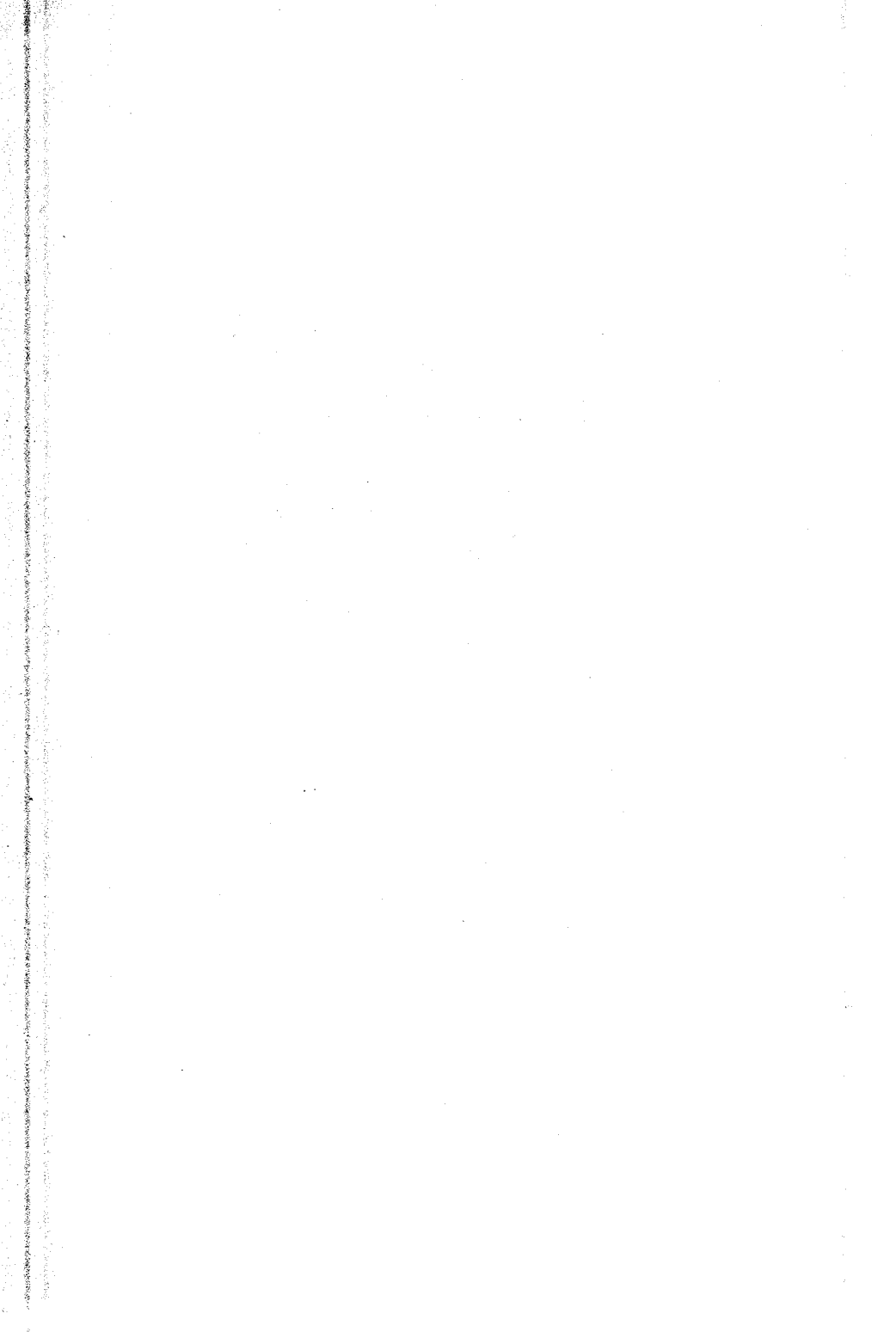
- 169 找回色彩
- 172 都市里的画家
- 179 麻将：人生竞技的模拟
-
- 191 你不能总是在一边旁观
- 195 开放的恐惧
- 198 今日的保守者
- 201 等待天才
- 204 悬空的一代
- 207 衰竭之征兆
- 210 怀旧之夜
- 213 消费主义的出路
- 218 逾来逾多的享乐派
- 221 我对年轻人说
- 226 坐在电视机前的一代
- 235 “时装人”的现代寓言
- 241 贺卡泛滥
- 244 情书与公文
- 247 聊 天
- 249 明星和大众
- 252 仿效的大众
- 255 规划的 数学的 还有
美学的

目 录

CONTENTS

- 258 步行者协会和汽车
博物馆
- 261 时髦风景
- 264 体育就是一堆消息
- 266 时尚就是插图
- 268 与谁为邻
- 271 街头剧场
- 274 图像的凯旋





迷失在人流中

我得说我迷路了，不知归途。此刻，聚集在身旁簇拥着我盲目朝前走的全是陌生的行人。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难以言状的惶惑。那一张张各不相同的脸摇摇晃晃大大小小远远近近，在我眼前匆匆地闪过。我陷身于重重的人流包围之中，方向不明。现在是下午，应该说我好端端地走在热闹的大街上，并没有什么事件发生，可是这种正常状态的重复于此刻却向我显示出奇怪的性质——我喜欢热闹，受不了家中的孤寂，于是就投入川流不息的陌生人群里——拯救我的并不是亲切和蔼的恳谈或推心置腹的交往，而是一种纯粹外表化的“投入”，一种企图使自己作为一分子加入大街群体的行动。我被盲目涌动的人流推搡，挪着脚步，慢慢地沉浸在上述思想里了。

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几乎每天都曾被无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包围呢？是和我此刻的心境与情绪有关吗？是不是我近来在读一本艰涩感人的谈什么孤独感的小册子呢？我突然在惶惑的体验中萌生出一种试图梳理思想的猛

烈冲动。

我踱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在高墙的阴影下继续着刚才涌现的念头——

个性在陌生的人流中无足轻重，荡然无存了。它根本与他人无关，没人关心你的个性。再没有什么时候比处在拥挤的人群里和周围的人们距离更远的了。人们摩肩接踵，彼此却毫不了解。人们各怀心思，尽管熙熙攘攘，也不能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陌生人流”是一个关于大量各不相识的人凑聚在一起的概念，是一个由不同的身份、职业、目的、欲望、行踪偶然集中在某块有限空间里的概念。这么一想，我便深感到无个性化是“陌生人流”巨大吞噬的后果，它是一种纯然外在、彼此隔离的无数人共存于一处的混沌状态。

在“陌生人流”里徜徉，只有湮没而没有独立。当你穿着一套款式别致新颖的衣服投身进去后，是不会有人特别留意到你的。你兴冲冲走来，一直以自己为中心；你在人群中穿行而去，不会有人记住你，你很快从他人的眼帘中消逝掉了。你在他人面前只有片刻存在，无非是个一晃而过的陌生人，而且这样的人何止千万。一想到这里，你应当明白自己在那个陌生人流中所占的真实位置。

城市里吞噬着大量流动不息的人，你在里边稍纵即逝。你会有一种渺小感。

不过，作为个人的人又总是愿意加入到陌生人流的行列。他有着一种不愿偏离群体生活——哪怕是与他人无关的群体——的内在要求，这实在出于不可遏制的心理渴望。人

在本质上是合群的，他于此可以获得依赖感和安全感。不过，在城市中，由于商业发达和人口稠密，以及由于相应发展膨胀的城市文化现状，已经把人的这种需求进一步强化了。人不但习惯而且热衷于在人群拥挤的地方打发或消磨他的时间——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办事或者为了一个迫切的必须处理的问题而急促地在街上走过——并非是人生来便适应在这么一种状态下生活的。

我不想追溯这一状态的历史根源和心理基础，我只是考虑到这种彼此陌生又彼此拥挤在一处的情况是城市生活的一个最大现实。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散了场的剧场门口、火车站的出口处和下班时分的工厂大门前，可以看到如潮的人流排洪一般被泄放出来。他们拥出向四面散去，奔赴每一个人的下一个目的地。我一旦想起这幅景象就有点惊愕，不知道他们何以聚集一处，何以又匆匆地分手。聚和散是城市的永不落幕的戏剧，它把陌生的人集拢起来再抛出。自然，我也清楚他们的集拢乃是因为城市公共设施，因为集体性质的文化活动，因为劳动生产组合，因为一个相同的名义或是因为相同的需要而进入同一个场所；但我在此不想考虑他们集拢的原因，而是对这么一种全是陌生人的集拢状态产生出异样的感受——我们每个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太多了。

由此我联想到“暂时合作”和“协调关系”这么两个在陌生人流中，我们和身边的人发生短期关系的概念。“暂时合作”随时都会形成，譬如排队购票或排队购物，问路，询问

时间,打听价格等等。城市已经将这种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行为文明地契约化了,它促成了陌生人之间短期的亲近和互助,并从中获取个人的方便与利益。所谓“协调关系”也是这种默契的产物,这起源于城市的拥挤。我之所以将在公共场所的谦让、挤车时采取更合理的姿式、耐心和忍耐的培养、焦虑和烦躁情绪的克制都归结到“协调关系”的概念中,主要出于下述前提:我把对拥挤中因人身接触带来的麻烦的克服作为“协调关系”的首要内容。而“暂时合作”则是指为了物的目的而与他们发生“一次性”的联络。

因而在陌生人群里,相互信任是具备可能性的。这里的信任当然不是指深度的信任,我们不会把一件重要的物品或一桩重要的事情随随便便地托付给一个陌生的、刚刚认识的人。可是,我们多半会相信同样是这些陌生人会遵守城市社会的规约,不会谎报时间,也不会故意错误地指路,我们多半相信他们不会轻易侵害我们,不会轻易敌视我们,为我们存心制造麻烦和事端。虽然我们生活(尽管是临时性地)在陌生人之间,但安全是有保障的,他们是可能亲近的。这安全和亲近的可能性正建立在我们是同一城市居民相互认同的基础上面——我们说同种语言,有接近的文化背景,有差不太多的习惯,有类似的需要和商品知识,还有共同面临的境况,我们生活在一个街区或一个市区,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还可能再一次见面。况且,我们毕竟是同类,都是城市人。

回到熟人中间去

那个下午，我在小巷的高墙底下久久地站着胡思乱想，偶尔有人从我身边走过。也许因为我呆得过久的缘故，我留意到斜对面一栋房子的门洞里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探出头瞧我一眼，那神色里有种戒备的含义。如是几次之后，我意识到他对我犯疑了。

在我重新回到行人川流不息的街上时，我想到一个概念，叫做“未明底细的人”。

我对那个疑神疑鬼的中年男子来说不正是一个“未明底细的人”吗？

对陌生人的防范源出于“未明底细”，其中衍生出好奇、猜疑、提防、恐惧的心态。而且，这些心态一旦出现，再多的解释反而会使人更犯疑：这个人为何解释自己呢？他的话可靠吗？会不会是谎言？有没有什么用意？城市人的高度警觉使他趁早关闭起深度信任的门，把陌生人拒绝于外，不予搭理。城市里陌生人太多了，确实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蒙骗甚至欺诈。他们是无暇花精力去了解一个陌生人的。那并没有